

论《红楼梦》^①的二元对立^{*}

杨琳

【提要】《红楼梦》因其极高的美学价值而流传至今，魅力经久不衰。回归文本，从文学艺术或者哲学美学的角度阐释《红楼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是红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即是回归《红楼梦》文本，剖析《红楼梦》的结构特点和巨大魅力。整部《红楼梦》从宏观的框架布局，到具体微观的人物刻画，再到思想上任性自然与世俗现实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都体现了二元对立的原则，并因二元对立所触发的艺术张力而呈现出巨大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红楼梦》 回归文本 二元对立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6)02—0112—05

1904年，王国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站在世界文学的新高度，首次用西方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较早地使用了比较的方法，开启了《红楼梦》理论探讨和艺术研究的新生面，开创了《红楼梦》研究批评派的先河。但是此后小说批评派一直没能成为红学的主流，反而是晚于它十几年的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蜚声于世，先后成为红学的主流。考证派红学在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它自胡适开始就将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与艺术置于红学的范畴之外，所以是一种外驰的红学，以至于窒碍了对《红楼梦》文本的思想和成就的认知。

1974年余英时发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揭示出《红楼梦》的内在结构，并探求作者在艺术创作上的意图。^②“两个世界”说使红学研究再次回归文本，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深刻影响着红学的研究方

向，余波至今犹存。关于新红学的发展方向，笔者赞同宋淇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新红学的重点几乎全部放在考据上，而忽视了文学批评与鉴赏，以致造成轻重倒置的现象”。^③归根到底，《红楼梦》考证派的成果应该是为《红楼梦》研究服务的；《红楼梦》研究最终还是要通过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学术眼光，揭示出小说杰出的审美价值。历史考证是为文学批评扫清障碍，是文学批评的基础，是文本阐释的第一阶段。而从文学艺术或者哲学美学的角度阐释红

① 本文将曹雪芹、高鹗著120回《红楼梦》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文中引文均引自俞平伯校、启功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初小说与士人文化心态”的阶段成果。

②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香港大学学报》1974年第2期。

③ 宋淇：《新红学的发展方向》，《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期。

红楼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是红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即是回归文本，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红楼梦》。

一、仙境与俗世的二元框架

《红楼梦》全文以空空道士偕无稽崖下石头入凡俗开始，又以一僧一道渺渺茫茫带宝玉而去为收结。警幻仙境与红尘俗世的二元对立是全书的基本框架。梦中仙境是书中仙俗两界相互交融的一种重要方式。《红楼梦》的俗世故事开始于甄士隐的一个梦。梦中一僧一道，且行且谈，谈到西方灵河岸三生石畔一风流公案：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草为报神瑛侍者灌溉之德，愿随其下世为人，将一生眼泪偿他。此绛珠仙草便为林黛玉的先世，而神瑛侍者则是衔玉出生的贾宝玉的前生。所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情感是天缘，木石前盟。仙界代表着情感、自然、爱与美好等人类的“灵”的一面。木石前盟所重亦是如此，重情感与灵性的心心相吸，真情至性。与仙界相对应的俗世代表人类欲望的“肉”的一面。俗世所重多为功利之欲、金钱富贵，并为金钱功名富贵之欲不惜损伤天性，用违背本性的方式与手段限制与泯灭天性，以获得世俗认可、获取社会资源。最终的结局常是虽然获得了世俗认可，得到了世俗资源，却因丧失本性与本心，并没有找到心灵源头的快乐，仍未获得最终的灵魂安宁。这犹如与宝黛木石前盟相对应的金玉良缘，虽然遵循世俗社会规则，费尽心机、得到了世俗的认可并结为婚姻，但最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

《红楼梦》对俗世的描绘并非彻底地陷入功利现实的名缰利锁里，这里仍有着世外桃源一般的所在——大观园。大观园里住着一群无忧无虑的女儿们。她们代表着红尘俗世的“灵”，与污浊尘世中男子、妇人代表的功利现实的“欲”相对而写。《红楼梦》中的男子如贾琏、薛蟠、贾赦、贾政等人无不是追逐功名利禄之人，而黛玉、史湘云、香菱、鸳鸯等等诗社中女儿都是脱离了功名世界非常天真可爱的人。俗世中的各婆子、夫人，尤其是王熙凤则是妇

人的代表，放债、揽权、揽钱而孜孜于名利，最后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二、人物刻画的两两相对

《红楼梦》中的人物刻画也体现出自然天性与现实俗世间两两相对的特征，如贾宝玉与甄宝玉，林黛玉与薛宝钗，晴雯与袭人。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甄宝玉是相对而写的两个人物。小说从多个角度渲染和刻画了两人几乎难以区分的容貌和孩提时代十分相似的思想言行。甄、贾宝玉都是在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借冷子兴和贾雨村之口登上舞台的。两人都提到他们极其相近又与众不同的思想言行。贾宝玉衔通灵宝玉而生，属于大荒山、无稽崖之人，奉爱的哲学，认为爱与自然最为尊贵，活在“灵”的世界里。而孩提时的甄宝玉本来是贾宝玉一样心性的人，尚能保存完整的天性。但随着入世愈深，在尘网中愈久，两人逐渐有了分化，只有表面举止相似，而思想完全不同了。

在《证同类宝玉失相知》一节中，甄、贾宝玉首次见面，两人容貌依旧一样但思想完全不同了。甄宝玉所谈所想皆是功名利禄、文章经济，贾宝玉则依然选择依照天性生活。此后甄宝玉在俗世得到了认可，被称为已雕琢成器的真玉，在仙界则为泯灭灵性的俗物。甄、贾宝玉，亦真亦假，同样的相貌，幼时同样的言行，甚至同游太虚幻境。这正应了那幅对联：“真作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作者就用这样迷离的手法塑造了灵肉分离——他乡之人与俗世之人分离的甄、贾宝玉。小说写出了仙境他乡与俗世的完全不同，在尘世则为美玉，在仙境则为俗物矣。

与甄、贾宝玉相对应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是薛宝钗和林黛玉。林黛玉是世外仙姝，在离恨天外便与神瑛侍者缘定三生，同贾宝玉一样属于他乡之人。林黛玉做人做事本真、出自天性，是宝玉眼中最洁净的女儿。虽然也有高傲、尖酸、小性等性格缺点，但她的真诚、对宝玉发自内心的赤诚之爱盖过了这些性格上的小缺

点。林黛玉的人生观和贾宝玉完全一样，只求一个爱，其余的贫贱富贵、兴衰际遇，也是不闻不问。两人心灵相通，感情丰富和纯挚，又都厌恶鄙视事业功名。真挚热烈的爱，最终却被凡骨俗姿的薛宝钗及众世俗之人拆散，以致绛珠魂归离恨天，神瑛泪洒相思地。

与甄宝玉一样，孩提时的薛宝钗本是真情真性之人，后因受了红尘俗世的沾染，认可了俗世的规则，逐渐改变本性，失去真情，变成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成为为获取俗世利益矫饰本心的人。《红楼梦》中多角度点出了她现实主义功利的性格特点。首先她的出场就是为选才人以便入宫而进京，这就交代了她的世俗之心。薛宝钗的《咏絮词》“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是她现实主义心态的真实写照。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薛宝钗抽的签是牡丹“艳冠群芳”，诗曰：“任是无情也动人”，这恰恰是对薛宝钗精准的评价。牡丹虽艳冠群芳，但属俗世之艳，多为富贵人所喜爱。而“任是无情亦动人”则是对薛宝钗个性的评价。

薛宝钗本质是功利现实之人，但因为她善于掩饰，工于心计，留给世人的印象却是“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但其真实品质与用心却在对宝二奶奶位置的争夺中显露无疑。薛宝钗进京待选才人因故没能如愿以后，心中最佳的婚姻选择就是成为贾府的宝二奶奶。为达成所愿，她颇具用心。薛宝钗注意到贾宝玉先天有玉，便有意无意地展示自己的金锁，为金玉良缘造势。如林黛玉所言“他在别的上还有有限，惟有这些人戴的东西上越发留心。”^①这里有林黛玉尖刻的一面，但也不得不承认里面有着少女对情敌的敏感。而薛宝钗这份心连一向粗陋的薛蟠都有所觉察。薛蟠说：“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和我说，你这金，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②黛玉一心爱宝玉，故于宝玉身上一味用情。而宝钗是更世俗化的人，早知婚姻问题宝玉一人做不了主，故懂得讨好贾母及王夫人，得二人之力而成就心愿，使情深意重的天缘木石前盟生生拆散。木石前盟是真

114

挚且自然的情感结合，而金玉良缘则是现实的、利益的结合，表面看似璀璨实则只是空壳。最后贾宝玉看破薛宝钗“重玉不重人”的真面目，看清她所重并非是自己的人格与情感，而是金玉世俗的现实的利益。最终宝玉选择了离家做和尚，薛宝钗则后半生孤寂独守空房。如解庵居士《石头臆说》所评：“薛氏谋宝玉婚事，一年四季无所不用其心，终成露水而已。”^③

晴雯和袭人是丫鬟中性格截然不同而又都出类拔萃的人物，两人是相对应黛、钗而写，是这两种类型的人在丫鬟层次的表现和反映。书中多角度描绘了晴雯与黛玉两人不仅形似而且性情也很相像。外形上，王夫人对晴雯的印象就是：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这句话点明两人外形上的相似。性格上，晴雯有小性、尖刻、锋芒毕露的一面，但她高傲、纯净，并不因自己丫鬟身份而有奴性，反而追求真挚的情感和人性的平等，对宝玉有着纯真无瑕的感情。这些都与林黛玉相似。晴雯抱病补裘与黛玉泪洒潇湘可以对照而看，深刻刻画了她们对宝玉发自内心的深情。

袭人与宝钗一样，在外人面前貌似是个至善至贤之人，实则无时无刻不为地位和现实利益而用心计。宝钗谋求的是宝二奶奶，即贾府未来的当家人的宝座；袭人谋求的则是宝玉之妾，即姨奶奶的位置。为此她处处用心，铲除身边有可能的竞争对手。事实上她自己与宝玉早已暗通款曲，却又一本正经提醒太太该让宝玉远离女儿国，以免做出不好的事来。正是她的不断告密，自觉向主子靠拢，最终使她自己事实上赢得了王夫人的认可，暗中得到了妾的身份和利益。这却造成了大观园诸女被逐、晴雯最后惨死的悲剧。

三、任性自然与现实责任之间的冲突

《红楼梦》中的“灵”指人的天性与本真

① 《红楼梦》，第314页。

② 《红楼梦》，第365页。

③ 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卷3，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91页。

的情感，属于精神的层面；而“肉”则是俗世红尘中各种各样的欲望与需求，属于社会现实的层面。秉承“灵”的境界按照天性本真地生活固然美好，但是社会现实往往是残酷冰冷的，一味强调个性通常难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社会上难以生存和立足。《红楼梦》全书深刻演绎了任性自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剧烈冲突，剖析了爱情与婚姻、个性与社会要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在此中展示了作者亦矛盾无解的态度。

爱情与婚姻是触动人类灵魂的永恒话题。爱情是人天性情感需求，是灵的层面，而婚姻则通常承担着很多现实的、社会的、家族的期许和责任，属于肉的层面。爱情应是婚姻的核心，但婚姻承载着更多世俗的期许与要求。正因为两者不可能完全和谐一致，这样的碰撞下产生的矛盾就相当深刻剧烈，让人心灵震撼。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即是如此。

林黛玉和贾宝玉都属于世外他乡之人。一致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使其情感更加坚定，二者属于灵的层面的精神爱人。要是按照爱情是婚姻第一要义的标准，贾宝玉与林黛玉无疑是极配的。但是婚姻则属于“肉”的层面，现实而世俗，需要考虑多方需求，满足多方利益。在家族权威制度下的婚姻，无所谓自由，全由父母包办。婚姻的成就，无关乎爱情，而是父母的喜好。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作为婚姻对象而言，薛宝钗显然优于林黛玉。首先就个性来讲，林黛玉身弱多病，又与贾宝玉灵性一致，个性相投，非但不能规劝宝玉按照家族意愿行事，反而会使他在反叛的路上越走越远，故其性格不得贾母欢心。而薛宝钗温柔平和，能讨得全家上上下下的喜欢，还有理家的才干，并能规劝贾宝玉走仕途经济道路，满足家族需要，是做媳妇的上佳人选。除性格外，就现实状况而言，林黛玉无父无兄，也没有娘家作为后盾，无人对她的终身大事做主。而薛宝钗世家皇商，母兄俱存，家资尚厚，不断衰败亏空严重的贾家也需要与这样的家族联姻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就世俗眼光来看，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是符

合各方要求的金玉良缘，而这种金玉良缘恰恰与先天自发的宝黛爱情相互冲突。其最终结果则是“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酿成了爱情与婚姻的双重悲剧。

人的自然个性与社会现实制度之间存在的尖锐冲突也是本文探讨的一个核心。贾宝玉衔玉而生，是来自他乡的世外之人，是重精神灵魂之人。“贾宝玉是天生的哲学家，生下来就有他自己的人生观……其实他的人生观就是‘爱’，得到了爱就是幸福，得不到爱就是苦痛，基于这种人生观，宝玉因此对于人生的富贵贫贱，尊卑际遇，毫不在意；而于心所爱的，即为之牺牲一切，亦所情愿。”^①这与同样来自他乡之人林黛玉的思想完全一致。他们全神贯注于一件事上：如何对对方好，得到对方的情感。而对于他们将来怎样，结合以后怎样，这类实际问题都没有考虑。单纯就爱情而言，两人或许是良配。但就婚姻而观，两人都不擅经营俗务，他们的结合在社会中难以维持。贾宝玉并非不爱读书，只是不爱读八股应试之书罢了，但是社会现实却要求他必须读书做时文应试才能承担起社会和家庭责任。他要适应这个世界就必须抛弃自己的个性和思想，按照一定的模子去做人，当一名世俗所谓有用的子弟，就像后来的甄宝玉那样。而他选择任性自然的生活，最终伤害的不仅是他个人在世俗的所得，还有整个家族。贾政打宝玉一章就集中体现了宝玉的个性和家族要求的冲突。

在保存自然真性的人和矫饰入世的人之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获得世俗认可并得到现实胜利的人几乎都是入世的人，而真正赢得内心至爱的则是至情至性之人。犹如宝钗和袭人似乎都得到了家族认可的妻妾的位置，而黛玉和晴雯却得到了宝玉的真心。顺从天性需求和必须适俗求生存之间的矛盾在当时那个社会中是无法调和的。至情至性的林黛玉以及清高自许的晴雯都被现实世界吞噬了，无法生存下去。而甘愿舍弃天性自由去追求世俗虚荣的元春、王熙凤、薛宝钗依然是悲剧。甚至越是世人眼

① 雅兴：《红楼梦研究》，《文讯月刊》1942年第3卷第2期。

中成功的现实主义者，其人性悲剧的程度越深。元春获得了贾府现实世俗人眼中的最高荣誉，但在灵界人性的视角里却是最不幸的。

对此，作者亦有较深入反思，并或直接或间接借助书中人物表达自己的观点。就爱情与婚姻的矛盾而言，事实上，婚姻较爱情承担了更多的现实社会责任，在抚育子女、维系生活方面需要更多的现实经济问题的考量。总体来看，贾宝玉和林黛玉更像孩子，更接近情感的纯净状态；而薛宝钗更像成人，更能理智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抽身事外，作者对宝钗是不无欣赏的，称其为“山中高士”。但婚姻与爱情难以两全的矛盾使得最终结局却是“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的双重悲剧。

对于贾宝玉一心要走自己的路、依照自己的个性选择生活，作者也显示了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塑造了一个甄宝玉，开始矫性适俗过世人眼中的世俗人生。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另一方面对于重灵魂的贾宝玉，到底要不要对世俗让步，作者从多方面做了思考，并安排多方场景与人士进行劝慰。《红楼梦》在结尾也曾尝试着解开这一矛盾与心结。

贾宝玉在失去通灵的同时接受了世俗安排的金玉良缘，为慰父母妻子之心去应试科举，并高中举人。但这些世俗所得终不是出自他本心的选择。在内心强烈的冲突下，贾宝玉选择了出家，追随渺渺茫茫一僧一道而去，只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样的结局表达了作者对现状的无解和无奈。

《红楼梦》通过对警幻仙境与红尘俗世、灵与肉、任性自然的精神追求与矫性适俗的社会现实间两两相对的刻画，提出了永恒的话题：美好的天性在红尘俗世中会被戕灭，而违背天性、尽人力而谋的人造幸福亦不能得到。人究竟要如何去做才能调和美好天性与世俗现实之间的冲突，诗意地栖居在现实的大地上。这是人类不断探索的永恒话题。《红楼梦》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因而具有经久不衰的巨大的艺术魅力。

本文作者：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2004届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左杨

A Theory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Yang Lin

Abstrac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has very high aesthetic value. To return to the text and explore its aesthetic conno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or the philosophy of art i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Redology research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returns to the text, and analyzes the structur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reat charm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layout of the novel, the subtle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 irreconcilable conflict between spiritual freedom and real restraints, embody principles of binary opposition, which in turn trigger the artistic tension and present great charm.

Key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returning to the text; binary opposition